



977872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論語集註卷六

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木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

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五言無

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悶故夫

論語集註卷六

二

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聖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賢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各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

之。此教誨之道也。

論語集註卷本

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以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發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
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
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
以與人而驚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
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
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

意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從去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祭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亦誠足

論語集註卷六

五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閭閻音南。侃侃音南。

篇行胡洛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埋之葬洪氏曰漢書引此向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論語集注卷六

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容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肯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於其過。糾其不及。

論語集註卷六

七

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

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獲奪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并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

○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舟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教，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

論語集註卷六

八

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難，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啗

啗，反。

啗，粗俗也。傳稱啗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宰數至空匱也。不以貧
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
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
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
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
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
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
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貨富在天。而子貢
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
多中者。德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責

言是也。

論語集註卷六

九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知言循
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
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
而未志於學者也。微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踏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

論語集註卷六

十

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慮其不能為矣特慮為

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舟

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慮其不稟命也慮其於

所當為者遂廼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

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

無過不及

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

而遇難固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問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押季然也。

論語集註卷六

十一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

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論語集註卷六

十二

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

也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

皆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論語集註卷六

十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知或有人知故則後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兩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兼不熟曰饑

饑方上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效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據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論語集注卷六

十四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插實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况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聞歇也作

起也。撲，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後，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冒次愆，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論語集註卷六

十五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攻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餒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與三子者之擢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西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論語集注卷六

十六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濼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論語集註卷六

八十七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論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元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大於前。其中則透。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歲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於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恃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言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夾。故唯子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論語集註卷六

十八

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煩舟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一丁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發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詎詎音刃

詎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詎乎

論語集註卷六

十九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而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早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藥語之則以彼之躁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

懼

向雅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言。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不可遂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論語集註卷之

二十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元稹云。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已。已者。敬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以恭而有節文。則天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至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若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澀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曉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該也已矣。

蘇蔭路反愬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燥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到利害切身如易

論語集註卷六

十一

所謂剝林以膚切近災者也。明，愬己之克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究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一者辭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言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空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乎。於

論語集註卷六 五

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

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鞞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簞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莖。膏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常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論語集註卷六

十三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以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音。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論語集註卷六

二十四

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手張也。辨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

論語集註卷六

二十五

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爽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謀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邦射以句釋奔魯曰從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于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論語集註卷六

二十六

忠

居謂存諸心。○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
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放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致而不

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集註卷六

三十五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一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論語集註卷

三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

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蘧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

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德愈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論語集註卷六

三十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遜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

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

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所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論語集註卷六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是也。如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壽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

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三五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

論語集註卷七

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救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救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

先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衛君謂出公顛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論語集註卷七

二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

野，謂鄙俗，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論語集注卷三

三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蒯聵公

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

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未告

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

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從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

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爲圃。曰。吾不知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蓋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文反。焉於袁反。

論語集註卷七

四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禮樂皆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速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去使

專獨也。詩本人情談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論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意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論語集注卷七

五

公子荆，衛大夫，名伋，字子南。且，猶略之意。苟，兼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踰吝之心。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講讀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經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

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木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邈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齊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知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

論語集注卷七

八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設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達。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一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子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與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論語集註卷七

九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子證之。

誦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
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夫理人情之一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皆睽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負當是時交觀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論語集註卷七

十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一語也克之則勝盜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克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

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誠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論語集註卷上

十一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牛脣之

人何足算也脣所交反算亦作算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管竹器容斗二升牛脣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也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

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寥寥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脛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

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

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論語集註卷七

十三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怒小人之私而刺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

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思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論語集註卷七

十四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變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弁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慾。

論語集註卷七

三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習藏。隱伏於胃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
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行孫並
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
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然則為固者使士
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
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

論語集註卷七

十六

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
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
未必有
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臯
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
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

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墜地行舟後為夏
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

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工。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
有天下。迨之意。蓋以羿比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迨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扶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師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密。各盡所長。是以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舊王之弊。昭王欲用孔子。文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

論語集注卷七

十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匱貧難。匱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也。魏老則優。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魯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庶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毋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論語集註卷之九

九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臧孫子魯卞邑大夫言無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庶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文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此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
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
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
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
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
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
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
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
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
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
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
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
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言不復聞斯行之之勇。
而有終身誦之之
國矣。未詳是也。

論語集注卷七

子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
備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庶壽之士。
故當時以
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廠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
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
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
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
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
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
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克氏
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
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湯氏曰。

論語集注卷七

十一

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
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

而不譎。

譎古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
皆諸侯盟主。懷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
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
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
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
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于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論語集註卷七

二十三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

秋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盛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非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辭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極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惡乎。如唐之王珪。纒徵不死。建成之葬。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尚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安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論語集註卷七

二十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升諸公僕士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蓋法亦有所謂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夫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論語集注卷之

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以自命三子。

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五口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疆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臣之不予者。

論語集注卷七

十一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

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也。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為己去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直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覆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蘧 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蘧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論語集註卷七

三十一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教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

論語集註卷七

二十七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平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率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

以自治者疎矣。故復之而疑其詞。復自眩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直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論語集注卷七

三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遠。尊禮恭而直言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莫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所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玩也。

夫。子。自。嘯。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曰

○子曰草我知也夫

夫音扶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盡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論語集註卷之

三十一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

殺誅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夾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羣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善善惡惡

三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曰者雖以大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難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

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此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不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莢負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莢。草器也。此荷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起例反。

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鮑有苦葉之詩也。硜。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論語集注卷

十一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莢之言。而數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憂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
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
也○胡氏曰位有貴感而生於父母無以異
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羣非疑此也殆
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
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
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如此以君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庸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養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第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

歷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歷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薄醜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躡蹠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又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歷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踵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

論語集注卷七

三

闕黨黨名童子表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者揖讓之容蓋所以抑而敬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